# 益气补脾法证治举隅

范仁忠 张 杰 宫树成

(安徽中医学院, 合肥 230038)

益气补脾法应用范围甚广,且使用得当,收效 卓著。兹将其立法旨趣及在疑难重症中的运用,简 介于下。

#### 摄津愈消渴

人体津液正常的环流代谢,有赖于脾功能的转输调节。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云:"饮入于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,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。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,水精四布,五经并行"。因此,脾气虚惫,散输失衡,津乏布运,脱陷下行,造成水无底止,多尿溲频势在必然。复因水津下夺,不能滋濡脏腑,上润口舌,于是阴亏于内,邪火遂生。症见口渴心烦,狂饮不已,饮不解渴,尿频量多,色淡似水,形体枯瘦,气短懒言,食少倦怠,舌红乏津,脉细数等。临床施治当宗本法,俾脾气自强,转输有权,津得布运,水液代谢复常,于是阴充火敛,消渴遂解。

病例 1: 江某, 男, 18岁, 农民。1988年7月 10 日诊, 患者于 1987 年初出现渴饮多尿, 日渐增 甚,3个月后至郑州市某医院确诊为垂体性尿崩 症, 予双氢克尿噻、氯化钾等治疗未效。症见口渴 多饮,饮不解渴,日饮水量约12000ml,尿次频数, 色清如水,日解20余次,心烦躁扰,夜难入寐, 纳谷乏味,干饭常需汤水浸泡方可下咽,形体消 瘦, 肌肤干燥, 倦怠乏力, 气短懒言, 大便干硬, 3~4天1次,脉沉细数,舌红苔黄乏津。诊为脾 气虚损, 水津脱陷, 阴虚热扰所致, 法当补脾益 气,育阴泄热。处方:红参25q,黄芪30q,甘草  $3Q_{f}$ , 山药  $3Q_{f}$ , 生地黄  $3Q_{f}$ , 熟地  $3Q_{f}$ , 五味子 25g, 黄连10g, 羚羊角(兑入) 1.5g, 枸杞子25g, 麦冬 25g,木瓜 15g,乌梅 15g,火麻仁 25g。服 14 剂, 日饮水量减至 6000ml 左右, 眠食转佳, 继宗 原方酌加葛根、石斛、桑螵蛸、山茱萸等,服至 1988年底,多饮、多尿诸症完全消失,每日饮水

## 建中消鼓胀

中气为脾所主。脾元内充,中气自强,方可升清降浊,斡旋上下,运灌四方。如劳损宿疾,证势缠绵,发展至腹如抱瓮,朝宽暮急,腹壁青筋怒张,气浅肉削,食纳不思,泛泛欲呕,四肢清冷,大便溏泄乏调,小溲淡黄而短少,舌质淡,脉沉弦且小滑等,实乃中气匮乏,化源欲竭,中虚无力斡旋,以致浊气在上,不能下降,阴阳乖违,三焦湿浊不利所致。治当抓住建中一法,俟中州安泰,中气有所恃,斡旋之机复常,自令清升浊降,三焦通达,病情渐趋缓解。

病例 2. 李某, 男, 39 岁, 工人。1997 年 8 月 25日诊: 患肝硬化腹水 4 年余, 面色暗黄晦滞, 颈胸部有数枚散在蜘蛛痣,腹部膨降,高于胸部, 腹壁青筋暴露, 脘胁胀满, 食纳不馨, 下肢浮肿, 大便稀溏不爽, 小溲短少不畅, 苔白腻, 脉弦缓。 查肝功能: ALT 88U L, 白蛋白 33.9g L, 球蛋白 37.7q / L, HBs Aq ( +); B 超示: 肝硬化, 脾肿大, 腹水中量。证属中虚湿阻, 肝络瘀滞, 法宜建中培 土,利湿化瘀。处方:党参  $25_{\mathbf{q}}$ ,白术  $50_{\mathbf{q}}$ ,黄芪 30g, 茯苓 30g, 砂仁 5g, 薏苡仁 30g, 陈皮 15g, 大腹皮 15g, 猪苓 15g, 泽泻 15g, 丹参 25g, 当归 25g, 白芍25g, 赤芍25g, 玉米须50g, 大枣5枚, 生姜5片。服14剂,腹膨渐宽,小溲增多,遂宗 原方加山药、郁金、鳖甲、莪术等,治疗1个月, 症状改善, B 超查肝硬化、脾肿大, 未见腹水。续 治5个月后,肝功能基本复常,腹水未再出现,可 参加农田劳作。

#### 消痰止咳喘

脾为生痰之源。脾虚气弱,中运失职,水谷精气不能生化如常,因之湿浊停滞,聚而成痰。痰浊壅遏中宫,不但进一步阻碍脾之运化,且不断上渍肺金,如斯痰源有生,贮痰有器,遂致金令不展,

量及尿量均約300ma左右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肃降异常se. 生物之机乏权,包道爱阻,从形成喘悸感

逆。其主要临床特征为咳吐痰多,色白而稀,或哮鸣猝作,声若拽锯,面唇青滞,胸中膨满,不得平卧,面浮肢肿,四末清冷,三九之季辄抱被不起,或盛夏之时着棉裹巾,纳少乏味,漾漾欲吐,溲清不黄,大便欠实,舌淡润苔白滑粘腻,脉弦细而紧等。治应益气补脾,奠厚中土,俾土厚气补,散输有权,中州复运,一则津宣液布,痰源渐断;再则散精归肺,使华盖清而得养,肺不治而得治也。

病例 3: 范某, 男, 68 岁, 干部。1997 年 4 月 15 日诊: 患咳喘 11 年, 久治罔效。症见咳逆频作,痰多质稀, 早晚尤甚, 动辄喘促气急, 面色战白, 头晕目眩, 脘腹胀满, 食纳不振, 后背发凉, 怯冷殊甚, 手足欠温, 小溲清长, 舌淡嫩有齿痕, 苔白腻, 脉弦细紧。诊为脾虚失运, 湿聚成痰, 上渍肺金, 气道受阻, 治宜健脾运湿, 佐以肃肺降逆之品。处方: 党参 15g, 黄芪 30g, 白术 30g, 甘草 10g, 茯苓 20g, 桂枝 10g, 干姜 10g, 五味子 20g, 紫菀 10g, 款冬花 10g, 陈皮 10g, 生姜 3 片, 大枣 3 枚。服 7 剂,痰涎渐少,咳逆好转,继宗原方酌加半夏、苍术、细辛、冬虫夏草等,调治 3 个多月,咳逆诸候消失。

## 统血退紫癜

脾气主升,人体脾功健运,清气上腾,统摄有权,则血循常道,环周不休,随气而至。正如沈目南所云:"五脏六腑之血,皆赖脾气统摄"。倘若脾气一虚,升摄裹撷之力衰退,血运失其正轨,溢出脉道,每见皮下紫癜,彼伏此起,反复发作,复伴齿鼻衄血,涓涓不已,妇人经量增多,血色淡红,势若崩中,或淋沥不已,面色萎黄,神疲乏力,食纳不馨,舌淡红少苔,脉象细弱诸候。扶脾即能统血,以裹撷血液营运于经脉之中,而从根本上控制出血。

病例 4: 李某, 女, 31 岁, 工人。1997 年 4 月 12 日诊: 患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4 年余, 迭服中西药物罔效。症见皮肤显露多处大小不等紫癜, 斑色淡红, 反复发作, 稍劳尤甚, 面色萎黄, 齿龈渗血, 头昏心悸, 精神萎顿, 食纳欠馨, 夜寐不熟, 经血淡红, 量多如注, 脉虚软, 舌淡红苔薄腻。查血小板 32×10<sup>9</sup> L, 红细胞 2.7×10<sup>12</sup> L, 血红蛋白 6 L L, 白细胞 3.8×10<sup>9</sup> L, N 0.70, L

0.30。骨髓穿刺符合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。证属脾虚失统、血溢脉外,治宜补脾益气、养营宁血。处方:黄芪 30g,党参 30g,山药 30g,甘草 15g,白术 10g,当归 10g,枸杞子 20g,五味子 15g 阿胶(溶服)10g,龙眼肉 20g,花生衣 30g,柴胡 5g,升麻 5g,大枣 5 枚。服 7 剂,紫癜锐减,龈血遂止。继宗原方酌加红参、莲子、茯神、小麦等,调治 3 个月,肤斑等候消失。复查血小板  $120 \times 10^9$  九,红细胞  $3.4 \times 10^{12}$  九,血红蛋白 120g 九,白细胞  $5.1 \times 10^9$  九,0.72,L 0.28。随访迄今,病情稳定。

### 补血疗关格

血源于脾,生成血液的基本物质主要来源于中焦化生的水谷精微。脾元内充,则血源有继,灌溉一身,无所不及。一旦中虚脾败,化源内竭,营血生成日减必见。若肾劳失治、误治,迁延不愈,出现面色灰滞或萎黄无华,头晕目眩,呕恶厌食,神疲乏力,少气懒言,爪甲枯白,面浮肢肿,少尿或无尿,大便秽溏不爽,舌淡胖润,脉沉微细诸象。推究其因,始乃脾元衰弱,转输无能,水浊留滞,攻冲上迫,而成关格重候;水浊壅滞中州,进一步阻碍脾运,气血生化乏源,终成水浊攻迫与营血亏损交织互杂局面。对此切勿杂投阴柔滋濡之品直接补血,有碍脾运,务在扶正固本、敦厚中土的基础上,配合化湿利浊诸品,以裕生化之源。

病例 5: 吕某, 男, 28岁, 农民。1997年6月2日诊:患者于1996年12月2日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,症见面色萎黄,头晕目眩,呕恶频作,食纳呆滞,精神萎顿,昏倦欲卧,下肢微肿,舌淡胖苔薄腻,脉沉细弱。查血红蛋白55g / L,血尿素氮20mml / L,肌酐 450/ml / L;肾图示:双肾功能严重受损。证属中州衰败,水浊上泛,气血生化乏源,治宜益气补脾,化湿利浊。处方:党参15g,红参5g,白术15g,山药15g,茯苓25g,陈皮10g,半夏5g,木香5g,砂仁5g,薏苡仁25g,当归15g,丹参15g,冬虫夏草(研末冲服) / g,生姜3片,大枣5枚。服7剂,呕逆改善,食纳增进,遂宗原方酌加扁豆、大黄、川芎、泽泻等,调治4个多月,诸症平缓,复查血红蛋白88g / L,血尿素氮9.1mml / L,肌酐180/ml / L。

(收稿日期 2002 年 6 月 6 日)